

## 第一章 被迫當新娘

溫以菱覺得自己真是倒楣！

循規蹈矩地活了十八年，熬過了大考，好不容易趁著考試結束，和同學約好一起去酒吧長長見識，沒想到人剛踏出社區，一輛大卡車便直直地朝她衝過來。

那車的速度極快，被捲入車輪下的痛苦一瞬即過，之後的事情她便一概不知了，但一想到那輛大卡車，除非有大羅金仙在場，否則她必死無疑。

她苦讀三年，憧憬已久的大學生活泡湯了不說，就連大考的成績都沒看到，實在是虧！

或許是老天垂憐她年紀輕輕就喪了命，如今又給了她一個再活一世的機會。

此時，她正被迫接受來自另一個人一生的記憶，資訊量驚人，迅速占據了她的腦容量。

過了許久，腦中的鈍痛終於得以緩解，溫以菱慢慢開始梳理起原主的身分。

原主和她同名同姓，年方十五，還未出閣，是溫家的二小姐，乃姨娘徐氏所生，上面還有一個大三個月的長姊，一個小兩歲的弟弟，皆由主母李氏所出。

自徐氏七年前病逝後，原主沒有姨娘照拂，主母又強勢，在家中的處境可想而知。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，原主也漸漸養成不聲不響的性子，但心裡憋著的事情太多，遲早會出問題，果不其然，當原主從長姊口中得知，自己將要嫁給齊家的長子齊延時，一時想不開，竟然投了塘。

雖說很快就被救了上來，可畢竟是冬天，那塘中的水冰涼刺骨，原主被送到閨房後，大夫還沒到便一命嗚呼了，溫以菱這才進了她的身體內。

至於原主為何寧死也不願意嫁給齊延？溫以菱從她的記憶中，倒是能猜出一二。原主待在深宅中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對外界的事情所知甚少，會有如此大的反應，還是從長姊口中得知，自己未來的夫君不僅不便於行，家中也極為落魄。

原主聽了這話，本就惴惴不安，不想長姊還洋洋得意地告訴她，當初與齊延訂親的人本是她自己，要不是父親不忍她嫁過去受苦，又不能悔婚，所以才想了這麼個折中的法子。

原主對那齊延雖不甚瞭解，但聽長姊這意思，也知道這樁婚事絕不是好的，尤其是想到父親如此狠心，要推她羊入虎口，自是傷心。

原主回房哭了一整夜，第二日鼓足了所有的勇氣，去向父親祈求，卻沒想到受到了全家人的奚落，她失魂落魄地回去，正好路過家中的荷塘，萬念俱灰之下竟直接跳了下去。

原主倒是一了百了了，但這些遺留下來的爛攤子卻得由溫以菱來接手！

她穿越過來後，在原主的身體裡昏昏沉沉地睡了許久，遲遲醒不過來，偶爾也能獲得短暫的清明，卻只能聽見外界的聲音，眼睛是睜不開的。

她心中猜測，可能是因為這次落水，原主的身體元氣大傷，極為虛弱，她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響，恐怕還得再仔細調養一段時間，身子才能得以恢復。

今日腦中清醒時，便聽到往日靜謐的環境很是嘈雜，仔細一聽，才知道原來是有人在屋內走動。

原主居住的院子很是偏僻，落水前便沒什麼人過來走動，平日只有一個名叫春杏的丫鬟幫忙端茶送水，可自原主落水後，院子更加冷清了，伺候的丫鬟也時常不見人，到了飯點才會回來餵個藥，今日這般熱鬧反倒出奇。

溫以菱以為是家中做活的丫鬟婆子們到她這裡偷懶，卻沒想到過了一會還有人過來擺弄她的身體，她當即警惕起來，過了片刻才意識到是有人在為她換衣。

她心下稍鬆，忽視自己身上那幾隻亂摸的手，仔細聽耳畔傳來的說話聲。

或許是她這個主子一直不省人事，屋中的下人們說起話來也不顧忌。

一個圓臉丫鬟端著水盆立在床側，一邊打下手，一邊問前面那人，「李嬸，二小姐現在昏迷不醒，這齊家能願意嗎？」

被叫作李嬸的婦人回頭瞅了圓臉丫鬟一眼，語氣不鹹不淡，「妳管那麼多做什麼？咱們做奴才的，照著主子吩咐做就是了。」

圓臉丫鬟「哦」了一聲，她進府不到三個月，還不太懂做下人的規矩，此時忍不住偷偷瞄了一眼床上的二小姐，又問：「那要是二小姐醒了，發現自己已經過了門，到時候再鬧起來可怎麼辦？」

此話一出，房中的其他幾個丫鬟也紛紛看了過來。

見狀，李嬸冷哼一聲，她在溫家待了大半輩子，一直在李氏的院子裡做些粗活，此時見房內的丫鬟年紀都不大，又都是些黃毛丫頭，難得起了教導的心思。

她開口道：「女子嫁到夫家去，那便是夫家的人了。二小姐就算是想鬧，也只能在齊家鬧，更何況……」她的目光落在床榻上那道半死不活的身影上，「更何況二小姐病得這般重，只怕是醒不過來了。」

圓臉丫鬟一聽，想到二小姐平日溫溫柔柔的模樣，喃喃道：「二小姐也太可憐了……」

李嬸倒是不以為然，只是見其他人也紛紛面露同情，這才抬高了聲調，「哪裡可憐了？做人最重要的便是識時務，尋死覓活又有何用，現在身體動彈不得，還不是得照樣嫁到齊家去？」

這些話，溫以菱全部聽在了耳裡，得知自己馬上就要嫁人了，抓心撓肝地想起來，然而不管她如何用力，身上卻始終壓著什麼沉甸甸的東西，就是掙脫不開。

可她所謂的拚盡全力在外人看來，只是眼睫毛微微顫了一下，不待人發現便再度恢復了平靜。

屋內的對話依舊在繼續，另一個年輕丫鬟也來了興致，和圓臉丫鬟不同，她自小被賣到溫家，溫家的事情她多少也知道些，此時不禁壓低了聲音，說起自己打聽到的小道消息。

「我聽說，咱們這位二姑爺還是個舉人老爺呢，當年和他訂親的本是大小姐！」這些事外人不知情，但同在溫家伺候了大半輩子的李嬸哪能不知，一聽有人起頭，倒是打開了話匣子，說起了齊家當年的盛況。

齊延的父親在紮根平江府城前，曾在京城當官，後來不知為何突然把官辭了，到了平江府城安家。

梧桐書院的山長聽到消息後，幾次相邀，最終齊老爺去了梧桐書院擔任夫子，因

為學識淵博，所以在書院裡極有威望。

他的長子齊延自小聰明，極會讀書，十二歲中秀才，十五歲便成了舉人老爺，且皆是案首，那時齊家何等風光，誰家不羨慕齊夫子有這麼一個好兒子？

說起來，齊延和溫家大小姐訂親也是有緣由的。

當年齊老爺初到梧桐書院，山長做東，請書院所有的夫子一起把酒言歡，可沒想到齊老爺不勝酒力，幾杯黃湯下肚，人便有些迷糊了。

溫老爺那時也同在梧桐書院講學，恰好還同坐一桌，他玩笑般地提起自家的女兒，表示要與齊老爺成為親家。

齊老爺素來好說話，還沒聽清便只顧著點頭。

溫老爺趁熱打鐵，當著同僚的面上，便定下了兩家小輩的婚事。

待齊老爺醒後，才恍然發覺自己三言兩語就將自家兒子的終身大事給定了，心中如何悔恨不必多說。

後來，齊延長大後很是爭氣，中了舉人之後，書院的夫子都說，來年春闈，齊延極有可能連中三元。

消息傳出來後，不只是齊家，就連溫家都沾了光的。

李氏想到自己有這麼一個前途無量的好女婿，自是得意，儘管齊延還未與自己的女兒成婚，但齊家向來仁義，完全不用擔心悔婚。

想到這些，李氏走在外頭也揚眉吐氣起來，和別家的夫人寒暄時也不忘提及齊延，炫耀的意味溢於言表。

說到這裡，李嬸咳了幾聲，歎道：「要不是齊家後來出了事，齊延又有了腿疾，這樁婚事還真落不到二小姐的頭上！」

圓臉丫鬟連忙追問：「齊家當年出了什麼事？」

李嬸也是聽別人說的，事情究竟如何還真不清楚，此時便只當與丫鬟們說些閒話，「五年前，齊老爺突然被京城來的大官拿下，據說，齊老爺當年在京城犯了事，因為擔心被上頭責罰這才辭了官。」

有人深表認同，附和道：「是呀！要不然齊老爺好好的官不做，跑到我們這個地方做什麼呢？」

圓臉丫鬟又問：「那姑爺的腿又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這倒是不清楚了，說什麼的都有，只知道姑爺落下腿疾後春闈也去不成了，仕途就此了斷。」李嬸想到如今蕭條的齊家，不無可惜地道。

房內的眾人聽到這裡，也紛紛沉默了下來。

李嬸「哎喲」一聲，好似想起了什麼，罵道：「春杏死哪去了？二小姐就要出嫁了，她這個陪嫁丫鬟不在房裡，跑到哪裡去了？妳們快去找找！」

外面又是一陣兵荒馬亂，溫以菱卻是什麼都聽不進去了。

她現在就是著急，想她穿越前，家中長輩耳提面命地不許她早戀，如今死了一遭，卻要這麼稀裡糊塗地成親，可謂是不甘心。

想到這裡，身上又生出了許多力氣，百般掙扎之下，溫以菱只覺身上倏地一輕，迫不及待地睜開了眼睛。

溫以菱這一猛睜眼，倒是把正給她抹香膏的丫鬟嚇了一大跳，扯著嗓子喊道：「二小姐醒啦！」

這一嗓子著實把溫以菱嚇得不輕，她如今還平躺在床上，身上一絲力氣也無，只僵硬地扭了扭自己的脖子，一入目便是滿屋的張燈結綵，窗上貼著的大紅喜字格外刺眼，再次提醒她馬上就要嫁人的事實。

旁邊的李嬸聽到這動靜，連忙湊過來看，見溫以菱果然睜著那雙大眼睛，忙喊，「二小姐醒了，快去告訴夫人一聲！」

溫以菱眉頭緊皺，抬了抬手。

丫鬟一看，便知道二小姐這是想起來了，急忙放下手上的東西過來扶。

溫以菱全身彷彿沒有骨頭，想將她從床上拉起可是費了好一番功夫，讓她後背靠著圍欄這才坐住了。

此時，她終於瞧見了自己身上穿的大紅嫁衣，眼神怔怔的。

李嬸小心觀察著她的臉色，怕她再生事，勸道：「二小姐，事已至此，您就別強了。」

溫以菱沒與她多費口舌，只想先把有話語權的人找來。她深吸一口氣，道：「妳叫人去給我爹爹傳個話，就說我如今還在病中，待我養好身體後再嫁不遲。」

可她話音剛落，一道陰陽怪氣的聲音便從門外傳來——

「別以為裝病就能混過去了，今天您是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！」

溫以菱聞聲看去，便見一個身著桃紅衣裙的女子緩緩走了進來，依著原主的記憶，她認出此人正是李氏身邊的大丫鬟紅燕。

紅燕此時已然走到近前，瞧了一眼一臉病容的溫以菱，沒好氣地道：「二小姐，老爺現如今忙著待客呢，哪有閒工夫過來管這等雞毛蒜皮的事。」

紅燕平日仗著自己在李氏面前受寵，除了幾個主子以外，在府中顛指氣使，就連原主這個二小姐也壓根不放在眼裡。

溫以菱有心反駁，可惜她現如今還在病中，說一句話還得喘三口氣呢，只等養足了精神再來治她。

紅燕見她不作聲，繼續說起了風涼話，「二小姐，您別看齊家現在敗落了，但俗話說，瘦死的駱駝比馬大，您也別再挑挑揀揀了，何況那齊廷好歹是個正經八百的舉人老爺呢！」

紅燕話裡話外都在嘲諷她不識好歹，溫以菱眉頭緊皺，偶然想起原主之前在府中聽到一些閒言碎語，心中已經有了主意，開口道：「紅燕姊姊，我並非不嫁，只是我現如今還在病中，病懨懨地入了齊家的大門到底不太好看。」

說到這裡，她狀似無意地說道：「姊姊在母親面前得力，府中的丫鬟婆子們哪一個不倚仗妳？就連父親都高看妳一眼，妳便幫我在父親面前說上幾句好話吧，他定會聽妳的。」

紅燕聽後心中暗喜，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，直到房中的丫鬟婆子們皆看了過來，才乾咳一聲，嗔道：「您胡說什麼呢？我人微言輕，老爺又怎麼會聽我的？您莫要多說了，老實嫁人吧。」

溫以菱的目的既然已經達到，便只點到為止，何況她本來就沒抱什麼希望。紅燕只以為她是認命了，說道：「現在醒了也好，省事了，本來還打算直接抬進齊家。」話畢，又扭頭看李嬸：「新娘子在床上坐著像什麼樣子，妳們趕緊扶二小姐起來，等會再派人通知一下外面，婚禮還是照舊。」李嬸連忙答應了一聲，和幾個丫鬟一起將溫以菱從床上扶了下來，挪至梳妝臺前坐下。溫以菱現在全身乏力，四肢酸軟，竟連坐都坐不住，後來又挪去了一個有靠背的椅子上，這才坐穩了。對此，溫以菱只能在心中苦笑，原主寧死不願嫁給斷了腿的齊延，現在她自己也沒好到哪裡去，和那齊延倒也算得上同病相憐，誰也別嫌棄誰。丫鬟們此時正在給溫以菱梳髮，紅燕在旁看了一會兒，見溫以菱不哭不鬧的，諒她也不敢再惹出麻煩來了，交代了屋內的眾人一聲，便前去向李氏覆命。

紅燕走後，丫鬟們擠眉弄眼一番，小聲嘀咕道：「等夫人知道了，還不扒了她的皮？」

此時，溫以菱目光呆滯，思緒紛雜。

這樁婚事已成定局，倘若她醒來得再早一些或許還有轉圜的機會，可現在她是跑也跑不動，再鬧也沒有任何用處，畢竟原主都以死相逼了，卻仍舊改變不了她要嫁給齊延的事實，足可見這位夫人絕不是個心慈手軟的人。

自己還生著病，就似那砧板上的魚肉，任人蹂躪，況且就算她今日強賴著不嫁，那位夫人還不知有什麼手段來折磨她呢！

於她來說，齊家可能是龍潭，但溫家何嘗不是虎穴？還有一頭恨不得立刻將她吃了的母老虎，還不如先保存好實力，進了齊家大門看看情況再說！

想通了，溫以菱立馬覺得自己肚子餓了，清了清乾啞的嗓子，朝身後的丫鬟婆子們說道：「我餓了。」

李嬸瞧了她一眼，倒是也沒為難她，招呼旁邊的丫鬟，「去廚房端一碗粥來。」

溫以菱這才鬆了一口氣，她如今最重要的便是儘快恢復體力，不然一切都白搭。一盞茶的工夫，便有丫鬟端著一碗還冒著熱氣的白粥進來了。

這碗白粥倒是解了她的燃眉之急，溫以菱也不廢話，她確實餓急了，等不及勺子，直接將嘴湊到碗沿，沒幾下，一碗白粥就下了肚。

一旁的李嬸見二小姐現在能吃，便知她的身子已經緩過來了。

碗剛放下，又有人腳不沾地的過來傳話，「吉時快到了，咱們這邊還得快一點。」

李嬸一聽，面露疑惑，「姑爺不是還沒到嗎？」

跑腿的白了她一眼，說道：「咱們這位姑爺這幾年因為腿疾，就沒踏出過齊家的大門，定是來不了的。夫人說不等了，直接把二小姐送上轎子就行。」

李氏這般急於將溫以菱嫁到齊家，是因為當初和齊延訂親的乃是她的親女兒。

齊延中舉時她還大肆宣揚過，雖說事情已經過去了五年，但知道此事的人還真不

少，為了防止夜長夢多，早點將生米煮成熟飯她才安心。

李孀應了一聲，正好溫以菱也打扮得差不多了，命人將之前準備好的大紅蓋頭拿來，溫以菱就這麼被婆子們急匆匆地帶了出去。

雖說齊家那邊將一切事宜都已經化簡，但溫家該有的流程卻是一點都不能少的。溫以菱此時便是要去向父母拜別，她如今身子沉重，坐著還好，一起身便頭暈眼花，就算旁邊有人扶著，雙腳踩在地上也是虛的，使不出半分力氣，整個人幾乎是被抬著走。

兩手旁的兩個婆子可不會對她憐香惜玉，在人前的時候，手上的動作倒是稍微輕了一些。人後，完全不顧她的死活，腳程極快，一心只想把她送上接親的花轎。溫家今日也有許多賓客在，李氏當著眾人的面，假惺惺地拉著溫以菱的手哭了幾聲，又說了幾句場面話，便讓人送二小姐上轎子。

紅蓋頭下的溫以菱聽得直翻白眼，不過現如今身體受制，一時半刻，還真奈何不了她。

等被人扶上轎子後，溫以菱這才長舒一口氣，整個身體倒在座位上，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。

等轎子被抬起來後，溫以菱更加苦不堪言，她被晃得直想吐，臉色更青，但是現在也只能硬生生忍下，要是真吐了，遭罪的還是她自己。

一路上吹吹打打，終於在溫以菱臨近崩潰的時候落了轎……

## 第二章 嚇嚇惡丫鬟

齊延的狀況和旁人不同，許多繁瑣的禮節皆已省略。

齊家大門前只站了一個領路的人，喜婆見了，倒也沒說什麼。她來前得了李氏的囑咐，只要看著二小姐和齊延順順利利地拜完堂，其他的都不需多管。

溫以菱被人攙扶著下了轎子，她此時僅能看到腳下的三寸之地，待跨過高高的門檻後，便知她現在已經踏入齊家的大門了。

一進去，她便發現此處和溫家不同，這裡格外的安靜。

喜婆也覺出一絲怪異，明明是大喜的日子，卻一點喜氣洋洋的氛圍都沒有，甚至連個喜字都沒貼，院落倒是不小，卻沒什麼人氣，看著怪讓人害怕的。

喜婆心中奇怪，面上卻不動聲色，直到快到正廳時才隱約聽到了些人聲。

今日前來觀禮的賓客寥寥無幾，且大多都是齊老爺當年的友人和學生，此時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處寒暄。

待蒙著大紅蓋頭的溫以菱一到，便有那眼尖地喊了一句，「新娘子來了！」

溫以菱視線受阻，被身旁的婆子扶了過去。

眼看兩位新人就要拜堂了，眾人紛紛安靜了下來。

溫以菱分不清現在的狀況，只知道喜婆將她手中紅綢的另一端遞給了旁邊的人，從狹窄的視野中，她看見了木製的輪椅，想必坐在上面的便是齊延了。

前方的禮官開始唱詞，行禮時喜婆也一直沒有鬆手，就著對方手上的力氣，溫以菱配合著這裡拜拜，那裡拜拜。

從始至終，那位新郎官連聲音都沒出，不過在兩人對拜時，溫以菱倒是聞見了對

方身上的那股藥味，雖然清苦，但並不令人厭惡。

行完禮後，溫以菱又被身旁的丫鬟婆子們引去另一個地方。

路上，車輪碾過地面發出的「轆轤」聲如影隨形，氣氛有些沉重。

落在後頭的丫鬟們忍不住開始接頭交耳，有人用手肘杵了杵旁邊的人，壓低了聲音問：「這齊家好生奇怪，後院怎麼連個下人都沒看到？」

另一個丫鬟看了看後方那狹長的曲廊，縮了縮脖子，「妳覺不覺得這裡陰森森的？我有點害怕……」

這話剛說完，便吹來了一股陰風，膽子小的丫鬟們倒抽一口涼氣，全身發寒。

喜婆走在前頭，看著大喜之日這幾個丫鬟卻這般不懂規矩，越說越不像樣，偏偏手上不得空，不然定會狠狠地掐她們一把。

丫鬟們見喜婆瞪自己，忙不迭地低下頭。

別看這齊家現在敗落了，但底蘊還是有的，宅子又大又深，走了好一會兒才到了新房。

進了新房，喜婆也不禁皺起眉來，雖說屋裡的傢俱還算齊全，但都是半舊的，只極為敷衍地貼了幾個有些褪色的喜字，便再沒有其他的佈置了，看著還算乾淨整潔，但素淨得實在不像是新房。

想到這裡，喜婆不由得同情起溫家這位二小姐了，顯然齊延對新婚妻子不太看重，溫二小姐嫁進來後只怕有得苦頭吃了。

溫以菱此時已在喜床中央坐下，那一襲明艷的大紅嫁衣彷彿一個突然闖進來的異類，和房中的氛圍格格不入。

在來新房的路上，溫以菱便開始緊張了，雖說她還未經人事，但對於男女之事並非一無所知，面對迫在眉睫的洞房夜，她不知道該用什麼理由蒙混過去，加上她現如今身體不便，也不曉得那齊延是個什麼樣的為人，會不會乘人之危？

這般念頭層出不窮，溫以菱越想越怕。

就在此時，喜婆冷不防地出聲，打斷了她的思緒，「現在掀開新娘子的蓋頭，再喝下合巹酒，這禮便算成了。」頓了頓，她笑呵呵地朝著新郎官道：「溫夫人知曉齊家沒有人打理這等瑣事，所以一應要用的東西都準備好了。」

此話一出，齊延的眼眸驟然幽深起來，恰好那陪嫁丫鬟端著托盤上前，上面放著一根掛著紅綢的如意秤。

齊延神情難辨，取下如意秤，拿在手中摩挲了幾下，便將溫以菱頭上的大紅蓋頭緩緩挑起。

溫以菱終於得以重見天日，一抬眸，恰好與眼前男子視線交匯，兩人皆是一怔。她從未想過，齊延長得竟然如此俊朗！

大家談起齊延，多是對當年的天之驕子一朝隕落的惋惜，卻鮮少聽人提起過他的相貌，她便想當然地認為對方的長相肯定一般，今日一見才知道是大錯特錯。

齊延的骨相極好，五官深邃，鼻梁高挺，那雙眸子沉靜如水，看人時卻帶著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疏離感，許是常年不見天日，他的膚色是那種病態的白，倒是平添幾分陰鬱的氣質。

一旁的喜婆逡自笑道：「兩位新人真是郎才女貌，只待喝下合巹酒，便是一對恩愛夫妻了。」

說著，又有丫鬟端著兩個白瓷小酒杯上前。

齊延此時並不接話，只十分配合地拿起一個酒杯。

溫以菱的目光轉而落到他手上，只見對方的手也生得極為好看，手指乾淨修長，皮膚好似比那白瓷酒杯還要細膩幾分，這般看過去倒像是一件藝術品。

溫以菱微微有些失神，要不是喜婆在旁乾咳了一聲，恐怕還不知要呆多久。

眾目睽睽之下，溫以菱不敢再胡思亂想，拿起酒杯後，兩人手臂交纏，將各自杯中的酒一飲而盡。

看到兩人齊齊喝下了合巹酒，喜婆臉上大喜，又緊接著說了好幾句喜慶話。

溫以菱和齊延卻是面色各異，不知在想著什麼。

因為外面還有客人，所以齊延並未久留，很快便有一位有些佝僂的老僕將他從房中推了出去。

溫以菱偷偷打量著齊延離開的背影，剛剛兩人面對面時，她只驚豔於對方的相貌氣質，倒是忽略他是一個出入皆受制的人，如今隔著一些距離，對方坐著的輪椅便讓人無法忽視。

僅看齊延那挺直的脊背，也知道他是個自尊心極強的人，這樣的天之驕子，如果不是因為身患腿疾，也不知會有何等的風華！

如此，溫以菱倒是能明白眾人提起他時為何言辭間多是惋惜了。

緊接著，喜婆也帶著丫鬟們退了出去，她們還得回去向李氏覆命呢。

房中留下了陪嫁過來的丫鬟春杏，她此時坐在外間，也不管新娘子，只自顧自地喝茶嗑瓜子。

溫以菱從原主的記憶中得知，春杏一進府便被送到她的院子，剛開始對原主還算敬重，後來知曉原主在家中的處境後，行事便多有怠慢，是個欺軟怕硬的性子。模樣倒是中規中矩，只那隻眼睛略微差了一些，眼珠子滴溜溜的，透著些微的不安分。

溫以菱不太喜歡這個人，可她現在無人可用，只能勉強使喚著。

她伸手揉了揉發僵的脖頸，她頭頂著重量驚人的髮飾，便朝外喊了一句，「春杏，妳過來一下。」

春杏沒好氣地答應了一聲，在外間磨蹭了一會後還是進來了。

溫以菱只當作不知道，伸手指了指不遠處的梳妝臺，好聲好氣地道：「妳幫我把頭上的東西都取下來。」

俗話說，伸手不打笑臉人，春杏內心雖對這個好脾氣的主子看不上，但也不願就這麼與她撕破臉皮，何況這實在算不上什麼受累的活，便依言扶溫以菱到梳妝臺前坐下。

隨著時間過去，溫以菱身上的力氣也在逐漸恢復，雖說行走時還需有人在旁攙扶，

但也不似之前那般風一吹就倒了。

齊家當年好歹也算個大戶，雖說如今不行了，家裡大大小小的物件都沒有人維護，傢俱表面的紅漆也開始脫落，但東西還是好東西，比如溫以菱面前的這個菱花銅鏡，造型精緻，只是鏡面有些模糊了。

溫以菱湊過去瞧，猛地被鏡中出現的那個血嘴白臉的「女鬼」嚇了一大跳，身子下意識地往後一縮，只見鏡中的「女鬼」也往後撤了一大步。

溫以菱不敢相信地湊到了鏡子前再三打量，然後又摸了摸自己的臉，一手的白色粉末，這才意識到鏡中的那名「女鬼」就是她自己！

不僅臉上被塗得死白死白的，嘴上還抹了鮮紅的口脂，乍一看不就是「女鬼」嗎？但透過妝容，她也能看出原主的底子是非常好的，五官精緻立體，眼睫毛又長又密，細瞧時，甚至還有些異域風情，就是這個妝……

溫以菱暗暗稱奇，腹誹道：新娘子塗成這個鬼樣子，新郎掀開紅蓋頭時，那心理陰影得有多大！

想到這裡，她鬼使神差地想起齊延掀蓋頭時，好似也怔了好一會兒，估摸也是被她嚇到了。

溫以菱莫名覺得好笑，心情也鬆快了不少。

此時，她頭上的首飾已經取下了大半，長髮散落在肩頭，襯得臉色更加蒼白。看著自己的形象，溫以菱靈機一動，倒是對晚上即將要面臨的洞房花燭夜有了主意。

待髮飾全部拆下來後，溫以菱叫春杏扶她到外間，又命她出去給她弄點吃的來。春杏自是心不甘情不願，嘟嘟囔囔道：「二小姐，您出去看看這齊家後院，連個人影都沒瞧見，我去哪裡給您找吃的？」

溫以菱並不發作，只道：「這灶房總歸不會在前院，妳去後面找找也就是了。何況就算我不吃，妳自己也是要吃的。」

她這話說得直接，春杏倒也沒繼續推諉，只是嘴角依舊抿著，很是不耐地甩門走了。

見狀，溫以菱很是無語，春杏本是伺候人的丫頭，這脾氣反倒比她這個做主子的還要大，看來也不用指望自己能喚動她了，還是早早把她打發了才是。

溫以菱如今精神也好轉了許多，此時便自顧自地給自己倒了杯熱茶，一邊嗑瓜子，一邊等春杏回來。

這一等便是快半個時辰，直到天光漸暗的時候，春杏才端著一個小碗回來了，一進門便怨聲載道地說——

「這齊家也太窮酸了，只怕連殷實的農戶都不如！我把他家灶房翻了個底朝天，連塊葷腥都沒瞧見，就連米缸也快見底了，我只能湊合著煮了鍋粥。」說話間，她便將碗放到了溫以菱的面前。

端來的粥已經不冒熱氣了，明顯是春杏自己先在灶房裡吃過再給她送來的。

溫以菱眉頭越皺越緊，尤其得知春杏將人家的灶房翻了個遍後，心裡更為火大。

春杏倒是沒覺出不對勁，見溫以菱不動，裝模作樣地勸道：「二小姐，您也別挑了，以後的日子肯定不比以前，還是早點認命算了。」頓了頓，又道：「我才倒楣呢，當時一同進府的丫鬟好幾個，我偏被分到您的院裡，如今還成了您的陪嫁丫鬟……」

春杏滿肚子的怨言，自從得知二小姐要嫁給城中出了名的破落戶後，她便開始到處打聽，二小姐出嫁時會不會帶陪嫁丫鬟？要是帶的話，她怕是跑不了。今日二小姐大婚，她故意躲起來拖延時間，本以為找不見自己，就會讓其他人替代。

可其他的丫鬟們也不是個傻的，一見她人不見了，便猜到了她的打算，人人都知道給二小姐做陪嫁是件苦差事，自是避之唯恐不及，尋她時也就格外賣力。最後，春杏還是被人找到了，她也只能跟著二小姐進了齊家的大門，可一看到齊家這般糟糕的環境，她就笑不出來，對二小姐也很是怨憤。

春杏嫌惡地打量著周邊半舊不新的傢俱，咬牙道：「要不是二小姐，我也不用到這種鬼地方來了！」

溫以菱好似沒聽出春杏話裡的意思，反倒極其親近地拉她坐下，問：「之前過來新房時，我聽到有丫鬟說這府裡陰森森的，我平日最怕這些了，妳去灶房時，可有覺出什麼異樣？」

春杏表情一僵，連忙起身，虛張聲勢道：「這都是自己嚇自己的，您可別瞎說！」

溫以菱點了點頭，「可我剛剛坐在這裡等妳時，總聽到外面傳來了一些奇怪的聲音。」她壓低了聲音，幽幽地道：「妳回來時沒聽到嗎？」

春杏一聽，臉色更白，她剛剛出去找灶房時，便路過許多大門被鎖住的屋子，當時她好奇心作祟，又見四下無人，使大著膽子從門縫往裡望了望，只覺得屋子裡黑漆漆的，看不出個所以然來，如今聽了溫以菱的話，心裡越想越難受，總覺得那屋子裡好似有黑影掠過。

兩人說話時，正值白天與黑夜交替之時，屋子裡尚未點燈，大門又關著，所以光線有些昏暗。

春杏目露怯意，只是為了壯膽，便強撐著去點燈。可不知為什麼，今日這燭臺就是點不起來，每次快點著了的時候，總會憑空出現一股妖風，將火苗撲滅。

一門之外，風聲也在嗚嗚作響，春杏後背發涼，手中的火摺子險些拿不住，神思恍惚間，總覺得有一個女子在門外啼哭。

眼看春杏已是面如土色，溫以菱決意再添一把火，腳步放輕，突然從春杏的背後靠了過去，低低地一笑。

春杏心裡忽地一緊，身體徹底僵住。

溫以菱就像沒事人一樣，笑呵呵道：「我來幫妳吧，今天的風確實大了一些。」

話畢，便伸手接過了她的火摺子，兩三下便把燈點上了。

昏黃的光線屏除了那恐怖的氛圍，春杏這才鬆了一口氣，回頭怒道：「二小姐，您突然靠過來做什麼！」

溫以菱一臉無辜，「我看妳點不上燈，就過來幫幫妳呀。」

春杏跺了跺腳，又不好說什麼。

溫以菱走到門前，瞧了瞧外面的天色，問：「妳的行李可都安置好了？」

春杏白著臉搖了搖頭。

溫以菱說道：「那妳可得抓緊些，如今天色還未全黑，再等一會可就看不清路了。」

春杏住在後罩房裡，離新房有些距離，再加上剛剛經歷了這等子事，難免心慌，可天色確實很晚了，再不回去只怕是更加不敢走了，只得回頭狠狠瞪了溫以菱一眼，才一臉擔驚受怕地走了。

溫以菱瞧了，心中大快，這丫鬢說話帶刺，再留在這裡，只怕會把她自己氣個半死！

### 第三章 新娘命懸一線

溫以菱獨自在房中坐了一會，心裡突然又覺得屋子靜得可怕。

這時候倒顯出春杏的好來了，就算她牙尖嘴利，好歹給屋子添了些人氣。

她隱隱覺得後悔，早知道就不嚇春杏了，她雖不怕那些鬼神之說，但她最為怕黑！

她起身把屋裡剩下幾個燭臺也通通點上，屋子亮了，她才方覺好了一些。

又枯坐了許久，溫以菱將就著把那碗早已經涼透了的白粥喝了，也沒看見齊延回來。

就在她以為齊延可能不會來了，準備湊合著睡下的時候，便聽聞了那熟悉的車輪聲，嘎吱嘎吱，好似催命符一般，由遠至近。

溫以菱立刻起身，伸手摸了摸一直未洗的臉，臉上那厚厚的粉還在，心下稍定。

不多會，車輪聲就到了門外，下一瞬，大門被人從外面緩緩推開。

溫以菱緊張地嚥了嚥自己的口水，不敢抬頭，只老老實實地立在一旁。

如今正值冬日，夜間的風比白日要更加猛烈一些，一開門，寒風便從外面灌了進來，整間屋子也好似被凍住了一般。

溫以菱看著自己的腳尖，並不作聲，立志將自己變成背景板。

只是她此時還穿著大紅的吉服，又站在正中間，很難不引起他人的注意。

一道低沉且富有磁性的聲音響起，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溫以菱心跳如擂鼓，但想到自己的計畫，強裝鎮定地抬起了頭，討好地笑道：「小女子溫以菱。」這一笑，那詭異的妝容在昏黃的燈光下更顯可怖。

齊延似是不忍再看，很快便收回審視的目光，只低低地「嗯」了一聲，便不再說話。

恰好，齊延身後的老僕也已經關上了新房的大門，不需齊延開口，便推著齊延往裡間進。

溫以菱大鬆一口氣，心知自己的計畫起了效果。

外間和裡間本是一個大間，只在中間放置了四扇湖光山色屏風做了隔斷，雖能擋一下視野，但聲音是絕對阻斷不了的。

溫以菱屏息，偷聽裡面的動靜，只聽到裡面傳來窸窣窸窣的聲音。

因為有屏風遮掩，看是看不真切的，不過想也知道，現在這個時辰，齊延應該是準備歇息了。

思及此處，溫以菱心裡又開始打起鼓來，生怕裡面的人會喊她進去伺候。但或許是因為剛剛那一笑給齊延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力，主僕兩人好似忘了她這個人似的，沒有再叫她。

又過了一會，齊延那邊應該是安頓好了，一道年邁的聲音響起——

「大爺，我先出去了。」

齊延答應了一聲，很快，裡間的燈也被滅了，老僕從裡面退了出來。

溫以菱一聽到腳步聲，急忙低下頭，裝作一副很是安分的模樣。

那老僕果真視她如無物，一句話都沒說，就這麼自顧自地走了。

溫以菱呆住，怎麼就走了呢？她還沒安置呢，難道就睡在這裡？然後她想起，她現在嫁給齊延了，不就是該睡在一起嗎。

可是她心裡那關過不了！

她環顧四周，想看看有沒有什麼供人暫時歇息的軟榻，或是什麼能保暖的東西，好歹讓她先湊合今天一晚，只是想到齊延剛剛才躺下，估計還沒睡著，所以她不敢發出聲響，只踮起腳尖到處張望。

昏暗的裡間中，齊延頗有興味地看著屏風，光影投射間，將某人鬼鬼祟祟的行為皆化成黑影，在屏風上一一展現。

溫以菱耐著性子在外間又坐了半晌，始終沒有聽到裡間傳來任何動靜，這才放心了一些。

周圍的環境她早已盡收眼底，並無任何她如今可用的東西，她深吸一口氣，起身往門邊走了走，隔著門縫往外面瞧，眼見外面一片漆黑，就連個燈籠都沒掛上，她迅速收回自己的目光，跑到桌前坐下。

她是沒那膽子在大半夜地往外走的，更何況她現在沒有任何去處，這裡好歹光線充足，就是稍微冷了些。

溫以菱怔怔地看著桌上豆大的燭火，心道：無論如何，也得等到天亮了再說。

她心裡已經打算好，今晚上先在凳子上熬到天亮，然而半個時辰過後便有些撐不住了。

她身子還未大好，最是畏寒，而冬天的夜晚本就要比白天更冷，她身上僅一件嫁衣，被凍得全身發抖。

咬著牙又苦撐了半個時辰，屋裡沒有炭火，連杯熱水都沒有，溫以菱只能時不時地起來活動一下身體，以免被凍僵。

在這樣的艱苦環境下，溫以菱莫名想起裡間那張架子床，她記得上面鋪了厚厚的棉被，甚至還能回憶起當時坐在上面時那鬆軟的觸感。

溫以菱坐不住了，拿起桌上的燭臺，躡手躡腳地往裡間走。

她記得裡間的牆角處立了一個斗櫃，她打算過去碰碰運氣，希望裡面放了一床能夠給她保暖的被子，然而她的希望註定落空，斗櫃中只放置了幾件男子的衣物，和一些信件。

溫以菱大失所望，小心翼翼地將斗櫃關上，一回頭，目光又落在房中占地最大的傢俱上——床！

她受凍時，心心念念的都是它，還有裡面那厚厚的被褥。  
此時架子床的床幔已經放下，她雖看不見什麼，但僅想像一下也覺得裡面定會十分溫暖。

溫以菱猛地搖了搖頭，再次提醒自己，上面可躺了一個陌生男人！

可是自己現在真的好冷呀……

溫以菱腦中的兩個小人開始戰鬥，最後，她腦中突然冒出自己初見齊延時的景象，對方看她的眼神雖冷，但看面相也絕非是什麼大奸大惡之人，應該不會趁機占她便宜。更何況，就算是想對她做什麼，他身患腿疾，難道自己還怕跑不了嗎？  
溫以菱就這麼說服了自己，心下一橫，便將手中的燭臺放到一旁的桌上，自己偷偷摸摸地撩開床幔，從床尾處爬了上去。

她心裡有自己的小算盤，齊延的雙腿不具任何攻擊性，自己橫躺在床尾，就算那齊延有什麼動作，她身子一挺，直接跳下床便是了。

越想越覺得自己的計畫萬無一失，溫以菱悄悄掀開被子的一角，不敢驚動床上的另一人，只虛虛地將被子搭在自己的身上。

雖說她未蓋嚴實，但比之前可是好太多了，她摸了摸被面那柔軟的觸感，舒服地喟歎一聲。

她身上還穿著那套大紅的嫁衣，躺下時略微有些格，不過她如今也顧不得其他了。闔上雙目時她還想著自己不可掉以輕心，需小心防備著，可她折騰了大半夜，整個人又累又乏，睡前的最後一個念頭便是，自己這副鬼樣子，齊延長得那般俊俏，要說防備，也該是對方防備著她動手動腳，自己是萬萬吃不了虧的。

這麼一想，腦中緊繃的弦徹底鬆開，幾個呼吸間她便睡死過去。

說到底，溫以菱也是有著以貌取人的毛病，今日此舉也是因為見齊延長得好看，如若她今日嫁的是一個禿頂的怪老頭，她只怕寧願被凍死，也是不肯上床取暖的。  
入睡後，她便將睡前告誡自己的那些話通通忘光，只知道自已很冷，雙手緊緊地抓著被子不放，身子無意識地開始往溫暖的地方靠。

黑暗中，另一人卻是神清複雜。

翌日，溫以菱再次病倒了，這次的病來得倒不意外，畢竟她本就帶病在身，昨晚又凍了一夜，就算是身子健壯的人只怕也撐不住。

她生病的事還是齊延最先發現的。

齊延昨晚一夜未睡，直到天光乍現，周叔敲門了他才起身。

而昨夜害得他一夜未睡的罪魁禍首正縮在角落處，被子幾乎全被她捲在身上，只露出了一張慘不忍睹的臉。

他並未多看，正準備離開，忽然發覺床上那人呼吸好似不太正常，這才覺出不對勁來。

溫以菱臉上那厚厚的妝容將她通紅的臉蓋住，唯露出來的耳朵透著不太尋常的潮紅。

齊延久病成醫，一看便知道這是發了高熱，他神情並無波瀾，只在周叔扶他下床時，才淡淡地說了一句：「周叔，等會去請個郎中吧。」

周叔大驚，忙問：「可是大爺有哪裡不舒服？」

齊延並未說話，只指了指床上那人。

因為有床幔的存在，周叔也看不清裡面的狀態，只是得知並非齊延不舒服，便簡單點了點頭，表示知情。

他也並不著急，只按往常那般，先將齊延推到常待的書房裡，又去後罩房喊了溫以菱的陪嫁丫鬟過來伺候這才出去請郎中。

春杏昨夜回去後，心驚膽戰了一夜，快天亮時才終於睡下，周叔過來叫她時還嚇了一大跳，得知溫以菱又生了病，她也不甚在意，慢悠悠地打理好自己後才往新房這邊趕來。

新房裡沒有其他人，只床上躺了一位病恹恹的溫以菱。

這副模樣春杏是見慣了的，她站在床邊喊了幾聲都沒有得到回應，這個狀況，倒像是溫以菱落水後躺在床上不能動彈的樣子。

春杏知曉齊家的人去請郎中了，而溫以菱連臉上的妝容都未洗，此時全部糊成一團，她便打算先去灶房燒盆熱水過來。

待她回來時，郎中已經到了，正隔著床幔給床上的溫以菱號脈。

春杏沒有出聲打攪，只端著臉盆在旁邊等候。

一息後，郎中終於收手，裡間的幾人便轉移到外間細談。

齊延請郎中坐下後，才開口道：「不知內人的病情如何？」

郎中如實說道：「大爺，令夫人這病來得凶險，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」

齊延臉色詫異，問：「她昨日還好端端的，怎麼今日會病得這般嚴重？」

郎中瞄了齊延一眼，遲疑道：「依老夫看，令夫人出嫁前便帶著病在身上，今日捲土重來了，甚至比上次還要來得急些。」摸了摸自己的鬍子，繼續道：「看脈象，虛弱無力，也就這兩天的事情了，大爺還是早些準備後事吧。」

齊延一聽，仔細回想昨日拜堂的時候溫以菱行動間確實有些異常，只是後來兩人交流甚少，便也沒發現什麼。

郎中已經宣佈完病情，便打算回去了。

可裡間的春杏聽了這番話卻是眼前一黑，放下端了許久的臉盆，不敢相信地掀開床幔仔細瞧了瞧，床上的溫以菱氣息微弱，確實是一副馬上就要斷氣的模樣。

春杏心中暗恨，要死便早些死嘛，早一天死，也不會把她連累了。

外間，齊延想到自己原本的計畫，眸光一閃，心裡卻有了其他的主意，叫住準備離開的郎中，說：「且慢，無論如何，還是請郎中給內人開個藥方吧。」

郎中聞言很是詫異，想起進府時看到的破敗景象，勸道：「大爺，這吊命的藥最是矜貴，就說人參，必須得是上等的。何況就算用了，也無非只是拖延幾日的時間，如今家中拮据，倒不如省了這份開支，到時候給夫人辦個風風光光的喪事吧。」

齊延態度卻很堅決，「她到底是我剛過門的妻子，我也只打算盡人事知天命，至於能不能活，就看她自己的造化了。至於錢財的話，郎中大可放心，我夫人過門

時帶了嫁妝，想必是夠了的。」頓了頓，又補充道：「如若還不夠的話，我也打算將如今住的宅子賣出去。」

郎中聞言，神情錯愕，「怎麼就到了這個地步？」

周叔感慨道：「如今家中不同以往，府中的下人們也早就遣散了。這些年來，家裡的銀錢都填補在大爺的腿上了。」

郎中往齊延的雙腿看去，「這事我也聽說過，大爺常吃的藥方裡有一味藥極其稀少，只有遙遠的北疆才能買到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？大爺的腿一入冬便疼痛難忍，只有吃了那個藥才能緩解，可這東西到底難得，家中又無甚進項……」周叔似是感念起去世的老爺，很是心酸，「實不相瞞，如今托著故去的老爺面子，已經大大小小欠了數百兩銀子，現在是日子過不下去了，大爺的藥又不能停，還不如早早賣了宅子，好歹還能再支撐些時候。」郎中聽後，又是好一陣唏噓，問：「可等宅子賣了，你們又打算往哪裡去？」

周叔解釋道：「鄉下到底還留了幾間瓦房，大爺也還有個伯父尚在，好歹有些照應。」

齊延此時臉上卻有些怒色，「周叔，你現在又說到哪裡去了？還是請郎中先開藥方，早點拿了藥回來才是。」說到這裡，他又想起了一件事，「對了，周叔，你別忘了帶著那個陪嫁丫鬟去清點一下嫁妝。」

周叔自然稱是。

春杏聽到齊家現如今只剩下一個空架子，可這個空架子也快維持不住了，心中大急，狀況比她想像中還要更糟！

到時候齊家搬回鄉下，那她豈不是也要跟著走？二小姐不中用了，她留在齊家哪裡會有什麼好日子過？還不如趕緊收拾好包袱，趁早回去。

春杏心裡有了主意，只是擔心齊家不放人，便打算等人散了，她再偷偷溜回溫府。此時姑爺叫她，她便不動聲色地從房中走了出來，和周叔一起前往庫房清點溫以菱帶來的嫁妝。

春杏拿著鑰匙開了箱籠，眼前又是一黑，不敢相信地翻了翻箱籠，裡面壓根沒有什麼值錢的物件。

再去摸被子，一上手，立馬就覺出不對勁來，裡面填充的並非棉花，而是一些最不值錢的柳絮。

夫人著實太狠了一些，這樣的嫁妝怎麼拿得出手？竟連尋常人家嫁女兒都比不上。春杏白著臉道：「幸好並非我一人過來，這樣的嫁妝說出去只怕也沒人會信，到時候說我偷偷昧了東西，那我就是跳進黃河裡也洗不清了。」

周叔就在春杏身邊，兩人默默無言，關上了箱籠後便回去回話。

春杏此時已明白齊家是絕對不能待的了，看著走在前頭的周叔，心中一動，吞吞吐吐道：「周叔，我想起我之前在灶房裡熬了粥，我現在過去看看。」話畢，不等周叔點頭，便一溜煙地跑了。

周叔見春杏離開的方向並非通往灶房，眼裡精光乍現，轉瞬間便又恢復了往日的渾濁，並未叫住她，只自顧自地回去覆命。

待進了新房，當著郎中的面，周叔便將事情的始末說了出來。溫家的當家主母如此小氣，實在聞所未聞，屋裡又是一片寂靜。最終還是齊延發了話，「罷了，今日怕是還得再托父親大人的面子，再賒欠些銀子。周叔你去抓藥時，記得往牙行跑一趟。」郎中此時也是百感交集，當年齊家鼎盛時，家中的客人絡繹不絕，如今卻淪落到了賣宅子的境地。周叔拿著藥方送郎中出府，順便去抓個藥。

昏迷中的溫以菱卻並非一無所覺，外界的聲音她都聽在耳裡，尤其得知齊延竟然願意變賣房產為她治病，心中自是大為感動。說起來，自己和齊延雖拜了堂，但統共也才說了一句話，實在算不上什麼真夫妻，加上那郎中都直接挑明了，說她是帶著病進的齊家，這件事明顯是溫家人做得不地道。齊延本可以撒手不管，或是直接讓人將她送回溫家，旁人也說不出個不好來。可他在這種自顧不暇的時候還願意出錢給她治病，實在是真君子。自己卻是小人之心了，之前還對他那麼防備，沒想到人家只是面冷心熱，是個頂好的人！溫以菱暗下決心，人家對她這般有情有義，自己醒來後一定要好好待他，才能回報他的恩情。不過現在的重中之重，還是得趕緊醒來，阻攔齊延變賣現在的住處。可是……

溫以菱怔怔地觀察著自己腦海中突然出現的碩大螢幕，螢幕正中間顯示著清晰的綠色大字——

程式正在載入中，請耐心等待。

#### 第四章 被綁定的系統

春杏一路小跑，待回了自己的房中後便立即收拾自己的行李。如今齊家上上下下只有周叔一個僕人，門房沒有人看守，她便自己開了門，做賊似地離開了齊家。

周叔拿了藥回來，想去叫春杏煎藥時，到了後罩房，卻發現她房間大門正大剌剌地敞開著，等走近一看，裡面好似被賊人光顧了一遍，亂成一團，再看櫃子裡的衣物，此時也都不見了，很顯然地，春杏捲包袱走人了。

周叔一陣目瞪口呆，沒想到溫家的人行事竟這般不成體統……

無奈之下，他只能自己拿著藥回去覆命。

新房裡，一個白白淨淨的小姑娘穿著洗得發白的對襟棉襖，僵硬地站在齊延對面，怯生生地道：「大……大哥，我剛剛在房中看見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，身上好似還拿著東西。」頓了頓，日露擔憂，「咱們家裡是不是進了賊？」

齊延打量著眼前的妹妹，明明是在家中，卻難掩臉上的緊張，也不敢抬頭看他，只低垂著頭，無意識地絞著自己的手指。

猶記得，當年家中還未出事時，妹妹不過四五歲的年紀，最是真天爛漫的時候，尤其喜歡和他親近，每次只要他從書院下學，她便鬧著母親要來尋他，然而時過境遷，卻連抬頭直視他的勇氣都沒有。

他知道，這是在怕他。

想到這些，齊延搭在輪椅的扶手處的手指一僵，又緩緩鬆開，「無事，如今家中也沒什麼好偷的。」說完又覺得自己的語氣太過生硬，補充了一句，「應該是妳大嫂帶來的陪嫁丫鬟，可能是有什麼急事吧。」

齊渺渺聞言，有些懊惱地「噢」了一聲，覺得自己不該因為這麼一件小事就過來打攪大哥，她拘謹地站在那裡，正準備尋個什麼理由離開，便聽到大哥說話了。齊延注意到妹妹身上穿的衣物好似都是兩三年前添置的，如今袖口都有些短了，便道：「妳現在身邊沒有丫鬟婆子們照料，要是缺了什麼，記得跟周叔講。」

齊渺渺忙不迭答應著。

齊延又道：「府中上上下下只有周叔一人打理，他又時常不離我左右，偶爾可能顧及不到妳，妳要是有什麼不便的，告訴我，或者妳二哥，也是一樣的。」

齊渺渺自是連連點頭，很是乖巧地道：「大哥，我記住了。」

話畢，兄妹倆又是無言，空氣裡漂浮著些許尷尬。

所幸，周叔很快便來了。

一進門就發現齊渺渺也在，問了好之後朝齊延道：「大爺，夫人帶來的那個陪嫁丫鬟，自己收拾東西跑了。」

齊延點頭道：「這事渺渺已經和我說了，跑便跑了吧。」

周叔舉著自己剛拿回來的藥，眉頭緊皺，「可是夫人如今還在病中，家中又沒有其他的丫鬟婆子，誰來照料她？」

這倒是件難辦的事，溫以菱畢竟是個女眷，粗活也就罷了，但那些需要近身的活周叔是決計幫不上忙的。

齊渺渺見大哥面露為難，倒是鼓起勇氣站了出來，「要不……我來照顧大嫂吧。」

齊延不太放心，「妳年紀還小，照料病人不僅累，還很繁瑣。」

齊渺渺垂首，看著自己的腳尖，道：「我馬上就滿十歲了，而且我平日在自己的院子裡也沒什麼事做。」

齊延聽出她話裡的落寞，平日齊蒙上學，自己又每日待在書房裡，渺渺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，自是覺得孤單了，過來幫幫忙也好，反正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。

不過溫以菱命不久矣，這話還需給她說明白，別到時候把她給嚇著了。

齊渺渺聽後，卻並不害怕，「大哥，我不怕。」

既然齊渺渺都這麼說了，齊延也沒有再拒絕的道理。

昏迷中的溫以菱卻是有嘴說不出，顯然齊延這一家人已經把她當死人看了，可她還沒死呢！

仰頭望著那碩大的螢幕，過了這麼長時間，依舊顯示程式正在載入中。她雖搞不懂這是什麼東西，但猜測或許只有等它載入完畢自己才能醒來。

齊渺渺性子較內向，但做起事來還是十分積極的，和自家大哥交代了一聲後，便轉身進了裡間，一進去便注意到正中間的空地上放著一盆水，帕子還整齊地疊在盆沿上，只是盆中的水早已涼透了。

齊渺渺端著臉盆出去，讓打算去廚房裡煎藥的周叔把水燒上，等會她好給大嫂擦洗一下身體。

周叔見她人小，忙接過臉盆，說道：「小姐，等水熱了，小的就給您送來。」

齊渺渺點頭，見自家大哥正一發不言地坐在外間，不知在想著什麼，擔心自己打攪了他，忙悄悄退了回來。

齊渺渺將床幔掛了上去，這才瞧見了裡面的溫以菱，發現大哥之前所說並非唬她，大嫂確實是一副活不長的模樣。

不過她並不覺得害怕，只覺得大嫂可憐，大嫂進門前，她還曾偷偷問過了周叔，得知大嫂只比她大了五歲，她心裡還隱隱有些期待，沒想到大嫂剛嫁進來一日，便生了這麼重的病，實在太遭罪了。

齊渺渺見溫以菱此時還穿著那套大紅嫁衣，便想讓她躺得舒服些，可她身體瘦弱，力氣自然也小，索性脫了鞋爬上床，方才能使得上勁。

她一邊給溫以菱脫衣服，一邊低聲念叨道：「大嫂，你要是不死就好了，這樣就能每天和我作伴了。」

她聲音雖小，但外間的齊延卻聽見了，心裡起了陣陣波瀾。

如今想來，他這個做大哥的的確失職，當年他一心想著不能讓有心人潛伏在家中，卻壓根沒想到還是個小女孩的渺渺該是如何的孤單，但事已至此，還是等回了鄉下，再給她找個玩伴吧。

齊渺渺稚嫩的話語，溫以菱自然也都聽在耳裡，她想齊渺渺今日這麼貼心地伺候自己，等她滿血復活了，一定要天天帶著她！

費了好一陣工夫，齊渺渺終於將溫以菱層層疊疊的衣物褪去，只留下貼身的中衣方才甘休。

周叔此時也送了一盆熱水過來，只放在外間的架子上，便又急匆匆地趕回灶房，那藥還在火上煎著，離不得人。

不久，齊渺渺出來端熱水，齊延幫不上什麼忙，看她端得實在很穩，便沒再多說什麼了。

齊渺渺將臉盆放至床邊，擰乾淨了帕子，便細心地將自家大嫂臉上那斑駁的妝容給一一擦掉。

隨著妝容的消失，溫以菱的真面目終於露了出來。

待徹底洗淨，齊渺渺才發現自家大嫂生得實在貌美，她雖沒怎麼出過門，也沒見識過多少花容月貌的女子，但她就是覺得好看，尤其是那上翹的眼尾，還帶著絲絲潮紅，是那種讓人招架不住的豔麗。

看著看著，齊渺渺兩頰莫名發燙，連忙偏過視線。

外間的齊延突然出聲，「渺渺，怎麼了？」

齊渺渺立馬接話，「沒事，我在給大嫂擦臉。」

齊延這才放心，交代道：「有什麼事叫我。」

齊渺渺應了一聲，便從床上爬了下來，將帕子洗淨後，又給溫以菱擦了擦脖子和手，這才算完。

她將臉盆裡的水端出去倒了，恰好周叔也端著兩碗藥湯回來了。

一碗自然是溫以菱的，另一碗便是齊延的了。

送來時，藥剛好溫熱，齊延是喝慣了的，連眉頭都不皺一下，便一口喝了下去。

至於溫以菱的那碗藥，自然得由齊渺渺來餵，只是溫以菱還不能吞嚥，所以餵進去的藥汁還沒流出來得多。

齊渺渺卻耐心極好，一邊餵一邊擦，絲毫不嫌棄。

另一邊，春杏自齊家逃走後，並未亂跑，而是扭頭回了溫家。

她無父無母，無處可去，還不如回溫家做些雜活，好歹也能吃飽喝暖。

此時，溫家的後院中，春杏跪在李氏面前，將齊家如今的窘境一一吐露。

李氏自是幸災樂禍，尤其是得知溫以菱又快斷氣了，心裡反倒覺得慶幸。

要不是她動作快，嫁過去便只能是她的女兒了。

春杏還在繼續哭訴，「夫人，齊家已經準備回鄉了，二小姐也眼看著就沒了，夫人便收留收留我吧。」

李氏一聽，當即變了臉色，「妳的賣身契不在我手中，我又如何收留妳？更何況妳已是她的陪嫁丫鬟了，哪裡還有回來的道理？溫家留不得妳，妳快回去吧。」

春杏自是不肯，尤其想到自己以後就得跟著齊家的人回到鄉下，每日下地做些農活，她怎麼活得下去？

春杏又哭又鬧，「夫人，您就發發善心，收留我吧，奴婢願一輩子給夫人當牛做馬。」

李氏見她這般胡攪蠻纏，直接喊來府裡的下人，將她從府中攆出去。

看李氏做事這麼不留情面，春杏想著，自己今日既然從齊家逃出來，就沒打算回去！現如今她是光腳的，不怕穿鞋的，當即發起瘋來，什麼都不顧了。

她直接倒在溫家的門口，大肆宣揚李氏虧待庶女的事情，就連嫁妝的事情都倒了出來。

春杏敢這麼鬧也是有前因的，她自小在牙人身邊長大，賣進溫家後便被分配到性子溫和的原主身邊。

原主對她是一句重話都沒說過，所以春杏漸漸養成了這麼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性子。

春杏將李氏做的好事全盤托出，這樣的後宅祕聞自是吸引人目光。

很快，溫家的門口便聚集了許多路人，事態逐漸失控。

李氏一聽下人來報，雖然恨得牙癢癢，但還是連忙叫人又把春杏喊了回去，可今日的話到底傳了出去。

中午時，就有牙人找上門來，周叔急忙出去迎接。

宅子買賣並非易事，同時也講究些緣分，有些人掛了一年半載也無人來問，也有掛上第二日就有買家來尋了。

牙人今日過來，首先是來看看宅子目前的情況，第二，也是要和主人商討好價格。如果主人急賣的話，價格自然是要壓低些的。

齊家這座宅子雖有些年頭了，但勝在位置好，格局也大氣，只是宅子常年沒人打理，看著便有些荒涼。

牙人一得到消息便立刻趕了過來，周叔全程接待，待將院落看得差不多時，齊延才出面，兩方商議價格。

說起來也巧，幾個月前，有家外地的商行老闆有意在平江府城置辦產業，只是他的要求比較苛刻，牙人領他看了好幾回，要麼位置不滿意，要麼嫌棄院子太狹窄了。

時隔幾個月，這樁買賣始終沒有拿下來。

牙人今日過來瞧了瞧，意外地發現齊家這座宅子剛好符合那位商行老闆的要求，而且齊延這次是急出，所以價格定得偏低。

牙人隱隱覺得這次有戲，從齊家出來後，立刻起身前去尋找那位老闆。

那商行老闆姓葛，每隔兩三個月便會經過平江府城，大多都在城中的昌平客棧落腳。

他是一名海商，賣的都是些稀奇貨，生意都在京城，平江府城只是他的一個補給點，現如今也不一定還留在城中。

牙人剛踏入齊家的大門，齊延打算賣宅子的消息便不脛而走，城裡的人議論紛紛。賣宅子的事情，齊延並未和家裡人隱瞞，早在年初時就已經互相通過氣了。

齊渺渺不必多說，自然是唯大哥馬首是瞻，二弟齊蒙也不似反對的樣子。

齊蒙如今在學堂上學，他和齊渺渺是雙生子。

因為家境不同以往，再加上齊延如今狀態不佳，學堂裡總是有些不太好聽的話，齊蒙這學就上得不是很開心，和同窗屢次發生摩擦，經常鼻青臉腫地回來。

只是他性子比較執拗，就算受了委屈也從來不往外說，就算是周叔來問，他也只緊緊地閉著嘴，從不肯開口解釋。

周叔和齊延提起過幾次，齊延聽了，沉默了半晌，只道：「他既然不想說，那就別問了，把跌打損傷的藥給他送到房裡。」

周叔聞言，只得長長地歎了口氣。

這次賣房，齊延除了想早些脫離局勢複雜的平江府城以外，也是有意給齊蒙和齊渺渺換一個新的環境。

當天下午，牙人便將大腹便便的葛老闆帶上了門。

葛老闆鑲著金牙，十根手指戴了八個金光閃閃的扳指，全身一副土財主的行頭，走在街上很是搶眼。

他的商隊往年經過平江府城時都會在客棧裡休整，直到這兩年把生意做起來了，他才有意在城中置辦一份產業，其一是為了存放貨物，其二也是有意在城中展開生意。

齊家這座宅子房間多，院子也敞亮，就連後門也不小，剛好方便馬車進出。像這樣的宅院，在這平江府城裡並非獨一份，只是鮮少有人家願意賣，今日錯過了，下一次還真不一定能有！

葛老闆一眼便看中了，又瞧宅子的價格定得也低，自是不會廢話太多，整個交易出人意外的快捷。

過幾日葛老闆就要帶著商隊北上，所以今日先交了定金，這樁買賣便算定下來了，只待明日清早再往官府跑一趟就是了。

牙人也沒想到今天這生意進展得如此順利，想到自己馬上就要到手的那筆傭金，自是喜不自勝。

周叔將葛老闆等人送走後，才推著齊延回了房。

他此時懷中揣著一筆定金，便打算先去將那些賒欠許久的小數目清掉，剩下的大頭就等到明日再說。

他默默在心裡算了筆帳，等把家裡賒欠的帳目全部清掉後，所剩的銀兩便不多了。

此時，意識中的溫以菱正眼巴巴地瞧著那塊螢幕，不知等了多久，螢幕一閃，終於顯示出「載入完畢」的字樣。

溫以菱心下一鬆，還在摸索的時候，一道機械女聲驟然響起——

「您好，宿主，我是來自三〇二〇年的 G721 系統，現在已為您綁定。」

溫以菱被這道忽然冒出來的聲音嚇了一大跳，壓根沒聽全，下意識地問：「什麼東西？」

螢幕一閃，再亮時，螢幕中央便出現了大段的關於 G721 系統的文字介紹，溫以菱雖認得那些字，卻看不太懂寫的是什麼，待她全部看完後還是似懂非懂。

那系統好似在溫以菱身上裝了監控，溫以菱一收回目光，機械女聲便再度響起——

「簡而言之，G721 系統來自三〇二〇年的亞爾普萊星球，目的是為了補全那些在時間流逝下所丟失的文化。您是我們的首批測試者，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，您將配合我們的工作。」

溫以菱還有些消化不來，過了一會，才想起重點，「我要怎麼配合你們的工作？」

系統一板一眼地解釋道：「幫助我們收集那些在未來會消失的文化，譬如補全有所殘缺的古籍，或者收錄那些遺落在歷史長河裡的各類書籍、字畫等等。」

溫以菱又問：「既然是工作，想必是有酬勞的吧？」

毫無感情的機械女聲繼續響起，「該計畫並不盈利，但我們可以為您提供一些便利。」

溫以菱忙問：「比如？」

「每當您為我們尋找到一本並無記載的古書後，將會在後臺為您累積貢獻值。」系統說話間，螢幕的畫面便切換成了後臺，除了幾個不知有什麼用處的空格子以外，只見最上方的貢獻值欄，此時正顯示著大大的零。

系統補充道：「在不影響您當前所處世界的前提下，您的貢獻值可以為您兌換所需要的物品。」

溫以菱逐漸明白過來，過了一會猛然想起了什麼，「等等，那我來到這裡，是不是也是因為你們的緣故？」

系統肯定道：「是的。」

溫以菱眼裡閃過一絲希冀，迫不及待地問：「那我還能回去嗎？」

那道機械女聲停頓了兩秒，才道：「不可以，您來到這裡以前就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。」

溫以菱的心情頓時從天堂「啪嗒」一聲落在地上，摔得粉身碎骨，久久不能反應。自穿越過來後，她明知自己凶多吉少，但心底難免抱存著一線希望，萬一自己沒死，現在不過是她作的一場夢，只要自己從夢裡醒來，她便可以回去。她刻意地不去想自己的家人，可此時，這個不知從哪裡來的系統赤裸裸地宣佈了她的死亡。

溫以菱有千言萬語，此時卻哽在喉間，一個字都說不出來。

系統或許是感知到了她的情緒，也沒了聲音……